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3 November 199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委员会

第 36 次会议简要记录

199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阿萨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目录

- 议程项目 91: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续)
 - (a) 贸易和发展(续)
 - (b) 发展筹资,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源的净转移(续)
- 议程项目 93: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
 - (c)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成果的执行情况(续)
 - (f)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续)
- 议程项目 94: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续)
 - (d) 《生物多样性公约》(续)
- 议程项目 96: 训练和研究(续)
 - (b)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续)
- 议程项目 98: 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续)
- 议程项目 95: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续)
- 议程项目 114: 方案规划
-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工作安排
- 议程项目 91: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续)
- 小组讨论

本记录可以更正,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2-750 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上午 10 时 1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91: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续)(A/C.2/53/L.34,A/C.2/53/L.28)

(a) 贸易和发展(续)

决议草案:中亚内陆国及其毗邻的发展中过境国的过境环境(A/C.2/53/L.34)

1. Arystanbekova 女士(哈萨克斯坦)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34,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该列入提案国名单。她希望委员会成员对此给予一致支持。

(b) 发展筹资,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源的净转移(续)

决议草案:发展筹资问题的高级别国际政府间审议(A/C.2/53/L.28)

2. Kelley 女士(委员会秘书)说,根据初步意见,预期第 3 段提到的组织会议将需要两个工作日,每天两次会议,需要六种语文的口译和文件编制工作。会议具体时间将在协商后决定,并且取决于能否提供会议服务设施。

3. 决议草案 A/C.2/53/L.28 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93: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续)(A/C.2/53/L.31 和 A/C.2/53/L.33)

(c)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成果的执行情况(续)

决议草案:振兴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A/C.2/53/L.31)

4. Wanyonyi 女士(肯尼亚)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31,并敦促委员会支持该决议草案的通过。

(f)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续)

决议草案:《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A/C.2/53/L.33)

5. Fahmy 先生(埃及)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及欧洲联盟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33,并特别提请注意第 3、4 和 5 段。他表示希望委员会支持该决议草案。

议程项目 94: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续)(A/C.2/53/L.11 和 Corr.1,A/C.2/53/L.29 和 A/C.2/53/L.30)

决议草案:国际合作减少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A/C.2/53/L.30 和 L.11 和 Corr.1)

6. Prendergast 先生(牙买加,副主席)介绍了决议 A/C.2/53/L.30。这份决议草案是他根据关于决议草案 A/C.2/53/L.11 和 Corr.1 的正式和非正式协商提交的,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现在是澳大利亚、墨西哥、挪威、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他指出案文已做了些改动。他建议以协商一致通过该决议草案。

7. Baturev 女士(葡萄牙)、Rabena 先生(西班牙)和 McElbuff 先生(爱尔兰)说,他们的代表团愿意在副主席提交决议草案之前加入,成为创始提案国。

8. 决议草案 A/C.2/52/L.30 获得通过。

9. 决议草案 A/C.2/53/L.11 和 Corr.1 被撤回。

(d) 《生物多样性公约》(续)

决议草案:生物多样性公约(A/C.2/53/L.29)

10. Kebede 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29,特别提请注意序言部分第 5 段和第 1、2、4、6、7 和 10 段。他表示希望委员会支持该决议草案。

议程项目 96:培训和研究(续)(A/C.2/53/L.32)

(b)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续)

决议草案:联合国训练研究所(A/C.2/53/L.32)

11. Hapsoro 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32,表示希望委员会对决议草案作出积极反应。

议程项目 98: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续)(A/C.2/53/L.27)

决议草案: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A/C.2/53/L.27)

12. Djatmiko-Singginh 女士(印度尼西亚)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了决议草案 A/C.2/53/L.27,表示希望该决议得到委员会的积极审议。

议程项目 95: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续)(A/C.2/53/L.9)

决议草案:2001 年审查世界儿童问题首届会议各项目标实现情况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A/C.2/53/L.9)

13. 决议草案 A/C.2/53/L.9 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98: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续)(A/C.2/53/L.18)

决议草案:2005 年国际小额信贷年(A/C.2/53/L.18)

14. Kelley 女士(委员会秘书)回答了几个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她说,由于在题为联合国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项目下已通过秘书长关于小额信贷问题的报告,即大会第 52/194 号决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应该在同一项目下分发有关决议草案,而不应该在两个不同议程项目下分开讨论该议题。

15. 决议草案 A/C.2/53/L.18 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114:方案规划(A/53/16;A/53/6,方案 18、20 和 28;A/C.2/53/5)

16. 主席提请委员会特别注意 1998 年 10 月 26 日第五委员会主席给第二委员会主席的信,该信已作为 A/C.2/53/5 号文件的附件分发。

17. Hapsoro 先生(印度尼西亚)注意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方案协调会)正等待第二委员会关于其对中期计划进行修订的意见,请求再给 77 国集团和中国一些时间讨论此事。

18. Woergetter 女士(奥地利)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她说,欧洲联盟准备核可载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报告(A/53/16)中关于方案规划的建议。

19. Gaydos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表示坚决支持在第五委员会通过有关方案规划的建议之前征求有关实务机构的意见。美国代表团欢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并期待迅速通过这些建议。

20. Fahmy 先生(埃及)同意以需要更多的时间以便参照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件(A/C.2/53/5)研究这些建议。他指出,委员会不应该讨论中期计划中所载的优先事项。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件确实没有提到重新安排这些优先事项的先后次序。

21. Pedroso 先生(古巴)赞成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代表的发言。第二委员会提出关于方案协调会建议的看法十分重要,最好采取决定的形式。

22. 主席说,委员会下星期将继续对此事进行审议。

议程项目 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53/3,A/53/173-E/1998/87 和 A/53/406)

23. 主席提请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A/53/3)中有关第二委员会的各章,即第一章到第五章、第八章(A-C 节和 E-H 节)和第十章。

24. Vasisht 女士(联合国人口基金)介绍了载于 A/53/406 号文件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1998 年)。她说,“个人”类别 1998 年年度奖颁发给了牙买加的温特教授,“机构”类别年度奖颁发给了乌干达萨比尼老人协会。

25. 她提请注意第 9 段,并指出已考虑是否可能向现有捐者争取额外捐款并寻求新的捐助者。

26. Bertucci 先生(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介绍了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50/225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A/53/173-E/1998/87)。他说该报告审查了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专家会议提出的文件(第 7 段至第 13 段),阐述了秘书长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各项改革对公共行政和发展方面活动的影响(第 14 至 15 段),并强调了为加强联合国系统在公共行政和发展领域各项活动的协调所采取的步骤。他提请注意第 101 段,其中秘书长表示赞同第十四次专家小组会议的建议,包括其关于在 2001 年应进行更全面和深入审查的建议。

工作安排

27.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 A/C.2/53/6 号文件,其中载有第五委员会主席给第二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该信请第二委员会继续对议程项目 93 进行一般性讨论,特别是就秘书长关于利用发展红利的报告(A/53/374)继续进行一般性讨论,并将审议结果通知第五委员会。他说希望发言的代表团均可以在 11 月 16 日发言。

议程项目 91: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续)

小组讨论:“是否有第三条道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和市场”

28. 主席介绍了小组成员: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先生,密执安大学教授利姆女士,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讨论会秘书鲍德特先生,新大陆投资公司的皮亚尼姆先生。主席请他们考虑,在小政府和新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福利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29. Giddens 先生(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说,“第三条道路”并非试图在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确定一条道路,以超越二者。第三条道路政治鼓吹超越政府社会主义观点的有力政治领导,认为这是灵丹妙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观点主宰了大约二十年。新自由主义者把市场看作包治百病的灵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摆脱了左翼与右翼政治之间传统的分野,而把重点放在一个积极的政治中心,关注双方都重视的问题,包括环境和全球化问题。第三条道路政治旨在把经济发展与对社会价值的关心和保护易受伤害群体结合起来,这是欧洲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美利坚合众国中间偏左政治潮流的关键目标。

30. 第三条道路政治有若干主要特色。首先,谋求重建政府本身。特别是通过宪政改革、增加透明度和增加合法性,例如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恢复对政治领导的信任,以此使大政府更有效力。第二个特色是通过积极的政府与非政府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重建民间社会。第三个特色是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重建经济,过去对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争论,正在被寻找放权和管制之间的适当关系所取代。如俄罗斯联邦的经验所证实,社会机构框架对市场经济的成败至关重要。

31. 第四,福利国家必须对当代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例如全球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作为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纽带,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新的福利国家必须认识到,风险是起激励作用的特色,不应该一直受到控制。第五,第三条道路政治要求进行生态变革和承认经济发展与生态进步之间的新结合。

32. 最后,关于全球施政的重要辩论必须考虑在民族国家一级以上实行民主化的可能性,例如欧洲联盟,还要考虑全球经济的调控。对于经济调控,人们还没有明确的一致意见,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意愿正在增加。他宣称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并预言第三条道路的观念将成为今后二十年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

33. Lim 女士(密执安大学)说,她认为不存在所有国家同样适用的单一“第三条道路”。相反,每个国家都必须具体地把国家和市场政策结合起来,以便适应各自的国情。

34. 遭受区域经济危机打击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最近的经验突出表明,适当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十分重要;宏观经济政策属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为了成功管理经济,国家必须在行政权力和技术专门知识方面具备必要的的能力,还要有必要的自主权,也就是说,绝不能受制于国内政治利益的部门压力。宏观经济基本要素偏离经常收支差额,内外债及外汇储备安全水平最少的亚洲国家,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好得多。菲律宾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尽管其经济结构性缺陷众所周知,但由于宏观经济管理负责任并且反应灵敏,该国成功地减少了损失。换句话说,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弥补结构性效率低下等许多微观经济弊病。

35. 开放的资本市场使国内政策制定者受到更大的维持良好宏观经济要素的鞭策压力。如果没有国内政治机制基础设施来维持这种严格的宏观经济约束,国家推迟开放资本帐户是审慎之举。但是存在这样的风险:把宏观经济管理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约束隔离开来,可能会使政府不那么愿意进行必要的金融部门改革,特别是面临反对这种改革的国内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什么政策,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完整性和自主权对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36. 为了防止发生破坏性的资本外逃,必须使市场行动者相信,将来会继续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亚洲危机的严重性出人意料,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发生国内资本外逃。要维持国内各方面对政府管理的信心,必须使政策摆脱政治和既得利益的干扰,这是至关重要的。

37. 尽管新加坡是个小国,但经济十分开放,因此比较顺利地渡过了这场危机。由于奉行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政策,新加坡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很好。但实行这些政策的同时,该国处于激进的“开发状态”。一方面利用外部市场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减弱外部市场不稳定和依赖性的有害影响。由于奉行先发制人的工业政策,新加坡已建立起面向全球的制造业部门。相对而言,该部门基本上没有受到该区域危机的影响。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鼓励该领域的相对优势,新加坡也许会象香港一样易受伤害。香港一直依赖金融和商业服务方面的静态比较优势。香港的货币管理局制度也不如新加坡的有限浮动制度。就国内而言,新加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要素市场,这样就使国家掌握了许多潜在的

政策杠杆,国家便可以用来使经济适应周期性的衰退及外部冲击。

38. 新加坡模式显示了某种形式的“第三条道路”:维持私营企业经济,但这种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策干预支持和形成的经济。国家扮演经济的推动者和稳定者这两种角色,其中存在着巨大危险,因为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国家能力和自主权,不一定能随时得到保障。另外还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律、金融和商业机构来便利私营市场活动。因此,其他国家不一定也应该走这条路。相反,各国都必须拟定一整套可行的而且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政策。

39. Baudot 先生(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讨论会秘书)说,在寻找“第三条道路”时,不仅必须加强政府,而且必须加强国家。全球化已造成生产与提供服务之间的分裂;在许多政治制度中,人们对选择民主制的优点还是专家治国的同样优点犹豫不决。社会深层的文化准则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因而存在着许多伦理和智识的不确定性。总之,世界变得更危险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开展国家和全球合作。此外,具有真正民族特性的强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和主权交给区域组织,而不丧失其民族特性。

40. 他认为,一个现代强国有五大职责。首先是为每个人的生计提供经济基础。市场的概念使这个目标具有可行性,但国家权力必须对其实行某种控制,以避免经济力量集中的天然倾向。第二个重要的职责是通过教育提供知识和技能,促进个人的进步。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先知都是教育家。第三,国家必须返回社会正义和所有公民平等的道路。此外,国家还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保护和保障,并充当其人权的保护者。最后,国家必须为建立能导致新的世界主义的民族文化和社区作出贡献。国家不是文化的唯一行动者,也不应该是主要行动者,但是,国家的作用是创造出产生这种文化所必需的条件。

41. 加强国家可以借助两个办法。首先,必须重新确定公和私的区别。近几年,人们作出许多努力以加强国家与私营部门和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但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各不相同,而且应该继续起不同的作用。必须把市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为其提供活动余地。第二,国家必须为社会确定基调。为社会服务的概念就意味着作出努力和牺牲。例如,为了真正减少贫穷,就必须提倡节制和节俭

的观念。他最后说,应该在谋求共同利益方面寻求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平衡。

42. Pianim 先生(新大陆投资公司)说,“第三条道路”就是没有意识形态分歧的种种限制,也没有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僵化现象。就此而言,“第三条道路”有助于寻求建立一个框架,以重新确定国家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而后的基础必须是真正的伙伴关系,这样才能有持续性。

43. 过去,“第一世界”的关切问题往往决定着变革日程。里根-撒切尔革命所促成的结构调整方案谋求通过建立小政府来纠正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的无节制现象,该方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正在由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人们承担。结构调整的概念本身脱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各国被破坏的经济的过程。经过将近十年的结构调整,该方案未能维持增长。这种情况被归因于供给方缺乏反应,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然而,人们没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市场仍处于萌芽阶段,必须将其培育成分配稀缺资源的可行工具。国家在创造亚洲经济奇迹中先发制人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的制成品拥有进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最富裕市场的战略途径,这些也几乎没有人提起。

44. 第三条道路政治和经济正在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西欧和北美的中间主义政府需要一个智识和哲学框架,以纠正人们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的无节制现象,同时为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驾驭市场力量。建立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和加强人口参与决策成为辩论的主要议题。另外还有一种加强国家能力的势头,目的是使国家成为正在出现的信息经济和社会适当的伙伴和管理者。在更全面地重新解读亚当·斯密的同时,这场辩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市场运作注入社会良知。斯密并没有预期市场力量和开明的私利在没有强大道德基础、自律和正义的情况下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因此,目前的辩论包含了一些可以上升到全球一级的因素和原则,以便在基于信任、国际团结和真正的伙伴关系的新的国际秩序中,提供一个重新确定国家作用的广阔框架。

45. “第三条道路”应集中于民主、善政、放权、伙伴关系和团结这些概念的实质。不能回答何者为社会进步这个问题,就不能监测各个机构是否在实现国家为其规定的目标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国家的作用应该基于动态定位的工程学定理,也就是说,因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其作

用还必须基于临界干预主义的原则。这种先发制人的方法可以使国家在促进追求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方面在国家和国际各级采取行动。

46. 应该采取能使国际发展机构民主化的步骤,以使其决定和决策过程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问题。要使“第三条道路”吸引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就必须使人们认为它是可信而客观的。公平待遇、正义和团结等原则不仅必须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范围内适用,而且要应用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例如,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绝不能在偏狭的国家利益气氛中进行,而应该谋求所有各方的利益。“第三条道路”的道德方面将为发达国家提供一个机会,帮助它们重新塑造中尽量减少腐败的国家。如果能使国际商业界对其经营活动所在的社区负责,那么建立能够保护所有人利益,特别是弱者利益的国家,也许会成为现实。

47. 关于联合国在对国家进行重新思考方面的作用,他说联合国应该提供一个讲坛,在合作和有尊严的气氛中讨论发展援助方案。此外,还需要有一些客观指标,用于监测实现民主、善政、人权、提高透明度和放权方面的进展。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最有可能满足这个需要。

48. 最后,如果重新塑造国家需要会员国的充分承诺,就必须以各项原则的实质为重点,同时允许各国选择落实这些原则的具体机制和手段。必须鼓励进行广泛的讨论,以使人们理解这些目标,并且一旦人们都同意“第三条道路”是个可行的框架,能够把国家塑造成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以提高顺利实施的可能性。

49. Gooderham 先生(联合王国)想了解第三条道路政治对联合国及其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在全球施政范围内和超国家一级更大程度民主化方面,内联合国将起什么作用。虽然全球化进程常常导致权力下放,但同时还必须使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更充分参与决策进程。他想知道联合国将如何调和这些对立的紧张关系。

50. Kiwanuka 先生(乌干达)说,第三条道路政治是后撒切尔、后里根时代的产物,是重建国家管理的尝试。然而,本届会议与会者将近四分之三来自发展水平仍处于满足基本需求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筹集国内外资源,建立基础设施和民主制度,并为善政打下基础。讨论会小组成员需要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亚洲存在一些问题,非洲仍认为可以向亚洲学到一些东西,亚洲使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51. Čalovski 先生(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想了解联合国怎样才能加强其作用,讨论会小组成员是否认为联合国需要放弃相互依赖的概念(小组成员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并按照有些人发言中暗示的那样修订《宪章》。

52. Verbeek 先生(荷兰)说,虽然一些小组成员主张加强国家的作用,但是一些进程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他想知道如何才能现实地对待国际舞台出现的其他行动者,同时为民主发展和广泛参与提供更多的空间。吉登斯先生谈到世界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他想知道吉登斯先生如何看待联合国与其他国家机构在该领域的合作。他感谢利姆女士指出,第三条道路政治并没有硬性提出一个单一模式,要求划一地加以实施。

53. Jayanama 先生(泰国)问利姆女士是否可以谈谈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支持她所描述的第三条道路经济制度。

54. 崔天凯先生(中国)说,他同意所有模式都有益,但都不是绝对的。只要国家提供有效的治理、有效的市场机制、经济增长、环境改善、社会正义和提倡关心人的社会,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过去十年,全球施政提上了国际议程,以便回应较富裕国家的关切问题。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联合国正在寻求新的任务和使命。他想知道如何把小组讨论提出的构想转化为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的反应。

55. Kvalheim 先生(挪威)说,“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词,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尽管人们在不断重新确定其含意。他对强调国家在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感到鼓舞。这些领域是对国家未来的长期投资,但在多边发展战略中给予的重视太少。联合国长期提倡改善教育和社会服务,但由于资源没有增加或者反而减少了,阻碍了联合国的工作。他问小组成员是否知道联合国如何才能获得政治承诺,从而得到足够的资源。

56. Sibeko 先生(南非)说,非洲一直被排斥在全球化进程之外,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微乎其微。他想知道“第三条道路”会给非洲带来什么。

57. Brauzzi 先生(意大利)问,在联合国范围内把发展的所有权同全球合作结合起来方面“第三条道路”意味着什么。

58. Giddens 先生(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说,虽然第三条道路政治确实有不同形式,但在重组政府和经济方面都有共同因素,利用相同的框架。因为这一进程对所有国家都适用,因此对联合国有重要意义。

59. 至于新加坡是否会继续免受亚洲危机的影响,他不象其他人那么乐观。虽然没有人知道第二次冲击是否会绕过那些迄今顶住这场危机的国家,但是未雨绸缪对亚洲和其他地方都至关重要。

60. 他不同意一些人有关国家作用的想法,认为试图重振国家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不同层次的政府和施政方面是错误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府符合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需要?当今世界什么样的福利制度最为适当?

61. 联合国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一个层次上,全球化消除了国家先前对一些领域承担的责任。在另一个层次上,全球化产生了“下推”作用,表现为向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发展。最后,通过形成新的区域和区域集团,全球化导致新的“横向”安排。政府应该跟踪这些运动并作出反应。联合国不应该再把自己看作相当于一个国家协会这样的国际组织,而要形成一种跨国的特性,使联合国能够干预目前无法采取行动的地区、领域和问题。

62. Lim 女士(密执安大学)说,她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国家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实现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在这方面,政府必须确保国内经济强劲,以便能在国家一级对付危机,同时通过与邻国合作,获得抵御经济冲击的缓冲能力,以便在国际一级对付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联合国显然可以发挥作用。

63. 如何选择政治制度以支持第三条道路经济,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辩论。一些人会提出,独裁统治下的强劲经济是否不如虚弱民主制下不稳定的经济。然而,民主制的一个好处是,象新加坡那样的民选政府必须对选民负责,并推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政策。但是,严格区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则过于简单。

64. Baudot 先生(哥本哈根社会进步讨论会秘书)说他关于国家的评论同样可以适用联合国。如果有想象力和信心,联合国可以使其他行动者参与对话,例如新闻媒介和跨国公司,从而加强联合国的民主化。这也会使联合国承担更多的交待责任。联合国是唯一负有全球使命的组织,应该很好地利用完成这一使命必须使用的资源。

65. Pianim 先生(新大陆投资公司)说,委员会对经济政策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其他机构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与发展伙伴建立起非敌对关系。应该创造出信任气氛,例如在贸易关系方面,以避免使人感到,联合国正在被用来代表少数强国的狭窄利益。联合国应该转移重点,欢迎国家的代表,而不单是政府代表,以便加强多样性并进行内容更丰富的辩论。联合国还需要改善筹资情况,以履行其任务规定。

66. 对于非洲,第三条道路政治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只要这个理论不被用作抓权的借口。相反,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及所有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在进行贸易等问题的谈判期间。

67. 对许多事物都可以建议走“第三条道路”。国际社会应认真研究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实质,并把重点放在为每个人都提供某种最低需求上。

68. 主席说,为实现更大程度参与,以创造更关心人的社会这次讨论是第一步。他说他希望在委员会进一步进行这种讨论。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